

公開：阿格西自傳



公開：阿格西自傳 OPEN

作者：安卓·阿格西

原文作者：Andre Agassi

譯者：蔡世偉

出版社：木馬文化

出版日期：2010年10月01日

語言：繁體中文 ISBN：9789861202808

裝訂：平裝

分類號：043867

北斗家商圖書館登錄號：785.28/7141

內容簡介

阿格西一直想知道，如果人生能重來，他會怎麼過
因為他從來沒有選擇人生的自由……

《公開》不但是一部精彩動人的自傳，關於一位網球史上最受注目、最多爭議、成就最大的球員；更是一部吸引人無法放手的成長小說，關於一段非凡的人生。

《公開》記錄了安卓·阿格西最慘痛的挫敗，最輝煌的勝利，他的愛情與友情，他犯下的人生錯誤，他退出名人圈又東山再起的經過。他的頭髮，他的服飾裝扮。

從他還在搖籃裡，他的前途就已經被他父親決定。阿格西在二十年的職業網球生涯裡，內心不斷衝突掙扎，因為這不是他要的人生。書中詳細記錄了他與其他球員的瑜亮情節。以及他與布魯克雪德絲、芭芭拉史翠珊之間的感情糾葛。

《公開》以最辛辣的言詞及坦率的態度，講述了阿格西生命中的高峰與低潮，他畢生的遺憾，他的挫折與歧路，以及差點造成大災難的錯誤決定。他說：「我的故事可以作為許多人的借鏡：艱苦的童年，失敗的第一次婚姻，掙扎著追求完美，永遠感到不足……這是我的回憶，我東山再起的經歷，也是我個人的救贖，將我學到的經驗與大家分享。」

七歲起，阿格西每年練打一百萬個球
他的世界冠軍，是被爸爸逼出來的
他愛爸爸，他恨網球
他爸爸早就幫他選定網球這條路
他的叛逆，他的挫敗，他的痛苦，都來自沒有選擇的人生

其他行銷利多情報

*0930 發刊的商業週刊書摘

*2011年1月間，阿格西將受邀來台，與俄羅斯的沙芬（Marat Safin）在台北巨蛋與高雄巨蛋進行表演賽。同場賽事尚有我國選手盧彥勳參與。

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第一名 / 舊金山紀事報年度最佳好書 / 華盛頓郵報年度最佳好書 /

富比士雜誌年度最佳好書 / 紐約時報 2009 年百大好書 / 娛樂週刊 2009 年十大好書 /

《新聞日報》2009 年十大好書 / 亞瑪遜近五百位讀者一致叫好書評。

作者簡介

安·阿格西 Andre Agassi

1970 年生於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市，自幼學習網球，史上最佳網球選手之一。曾榮獲澳網、法網、溫布頓、美網四大滿貫的冠軍及奧運的金牌，在 2010 年 9 月之前，史上只有兩位網球選手創下如此紀錄（另一人是他的太太史黛菲·葛拉芙）。

他生長於一個貧苦的伊朗移民家庭，父親在酒店打工，業餘兼任網球拍穿線員。他後來進入佛羅里達州的波雷提耶利學院（Bolletieri Academy）專習網球，同時在 14 歲那年從一般的學校輟學。1986 年正式成為職業球員，1992 年在溫布頓獲得首座大滿貫單打冠軍盃。日後他將拿下四個大滿貫的八次單打冠軍盃，以及一個奧運金牌，並且長年保有 ATP 大師系列賽（ATP Master Series）17 次冠軍的紀錄。2006 他於美網公開賽後退休。

2001 年間他於家鄉拉斯維加斯成立了「阿格西學院」，收容受虐或無家可歸的貧童。他的慈善基金會也對於醫療、教育方面的弱勢兒童提供協助。

他曾與影星布魯克·雪德絲結婚，兩年後離異。之後認識了德國裔前職業網球選手史蒂芬妮·葛拉芙，兩人於 2001 年正式結婚，目前居住在拉斯維加斯，育有一子一女。

阿格西的自傳《公開》（OPEN）於 2009 年底出版，立即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冠軍。

譯者簡介

蔡世偉

台大外文系畢，熱愛閱讀及體育。

名人推薦

吳惠林（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）、李遠哲（中研院院士）、呂學錦（中華電信董事長）、徐正賢（蓬勃運動事業執行長）、劉中興（中華民國網球協會秘書長、網球國手、阿格西在波雷提耶利學院的學長）、劉軒（作家）、蘇起銓（格蘭英語事業機構董事長）

劉軒：我有一種衝動，想買一本送給每一位身邊的朋友。這不但是我讀過寫得最好的自傳之一，我甚至想不到幾本小說能留下這麼深刻的印象。《公開》之所以動人，是因為阿格西把最內心深層的感覺挖了出來。我讀到的不像是個運動明星的職業回顧，而是一個誠懇的摯友完全卸下心防的對談。一般人一輩子都不會挖得這麼深，一般的名人更是不敢。能夠做到這一點，讓我對阿格西的勇氣和智慧感到佩服不已。

呂學錦：戲劇性的人生轉折，心靈深處的吶喊，通過激蕩，最激烈的激蕩，而趨平靜。心靜，心淨，阿格西找到了比賽的意義，也找到了人生的意義。《公開》，不論您打不打網球，不想一口氣讀完，才怪！

蘇起銓：一個精彩人生，如一場精彩的網球賽，阿格西的故事可以讓我們更容易走向全贏的世界。

* 阿格西的故事證明了：成功，不但可以在球場上追求，也可以在球場外展現。他的《公開》成功融合了迷人的職業網壇故事與個人生活的衝突掙扎。《紐約郵報》

* 不但是第一流的運動傳記，更是最真誠的成長小說，有邪惡的幽默，也有靈魂深處的焦慮。《紐約時報》

* 阿格西寫下了運動史上最佳的自傳。與其他各類型的自傳相比，這本也勝出。《時代雜誌》

* 感人的回憶，阿格西的風格就是這麼公開。他的書，就像他打的球賽一樣，是漂亮的勝利。《歐普拉雜誌》

* 阿格西徹底剖開了他的靈魂，很少運動員做得到這點。他筆鋒的順暢與力道，很少職業作家追得上。《娛樂週刊》

* 歷史所有的運動自傳中，《公開》最詳盡、最好看、最令人拍手叫好。《ESPN 頻道》

* 寫得超讚！不能離手的讚！《運動畫報》

* 阿格西在人生道路上的掙扎求生，他在情緒上的飽受試煉，他拿到一手爛牌時所展現的幽默，在在感人至深。（本書）坦率誠實，內容有料，而且觀察入微。《華盛頓郵報》

* 《公開》是一部傑出的回憶錄，而且開啟了人生另一段篇章：對阿格西來說，他的慈善基金會已經成為他畢生的志業了。《華爾街日報》

* 《公開》註定要攪亂網球世界的一池春水，而且還會濺起好大的水花。內容活潑，毫不忌諱，又很好看。《出版週刊》

* 謎樣的阿格西全面公開！他自傳中的故事讓人歷歷在目，彷彿在看台上親眼見到他的賽事。《Kirkus 評論》

* 讀了 20 頁，我就知道這本傳記和其他任何作品都不一樣。無法離手。無法停止想著它。許多小故事、細微的時刻、支持他的友情、害了他的朋友……都栩栩如生的真實，從核心描述他為何是個偉大的球員，他為何是個引起這麼多爭議的人物。亞瑪遜讀者

知名 DJ/作家 劉軒

推薦序 1

當初在亞馬遜書店看到阿格西這本自傳時，讓我立刻想到的不是他，而是另一個人－布魯克·雪德絲。

20 年前，我還是個高中呆瓜時，布魯克是我的女神。她美得讓人發癡，又是普林斯頓大學的高才生，聽說母親還為她投保‘處女險’－為她建立的玉女形象如此地誘人無瑕。

當時我還有另一個偶像－張德培。我高二那年，他拿下了法國網球公開賽的冠軍，成為了全世界華人的驕傲。我父親當時還以他為題材，寫了好幾篇文章。

張德培時常在球場上面對一個敵人，叫阿格西。燒包的髮型、霓虹的服飾、耍帥的態度，讓我一開始就不喜歡他。阿格西在球場裡外的為人作風都像個沒家教的混混，還自大地宣稱‘形象就是一切’。張德培陸續幾次敗在他手裡，讓我更對他反感。

更令我無法置信的是，阿格西娶到了布魯克·雪德絲！我的玉女布魯克，最後竟然嫁給了這位花花公子。我感到自己的天真年代在背叛的酸味之中結束。

後來他們分居、離婚，以及阿格西隨後與 Steffi Graf 的戀情，我都懶得去理。我也不是個網球迷，只知道有一天再看到阿格西在電視上，發現他剃了個光頭，樣子顯得老了許多。當時我只覺得他終於有了點 sense，擺脫了那過時的髮型，跟上時代了。

然而，透過了 Open 這本書，我已經無法再以年青時代的眼光看待書中的主角。對阿格西來說，形象並不是一切，甚至可以說是一切的相反。我現在知道，原來阿格西從小就痛恨網球。原來他那燒包的髮型，竟然是個髮片。原來他那大刺刺的行為舉止，竟然是為了掩飾自己的脆弱。原來在網球的題材之下，這是一本有關親情、友情，和感情的書。

我有一種衝動，想買一本送給每一位身邊的朋友。這不但是我讀過寫得最好的自傳之一，我甚至想不到幾本小說能留下這麼深刻的印象。起先在想，要不是阿格西找到了超級厲害的寫手，不可能寫出這麼棒的故事，但後來覺得不僅如此；Open 之所以動人，是因為阿格西把最內心深層的感覺挖了出來。我讀到的不像是個運動明星的職業回顧，而是一個誠懇的摯友完全卸下心防的對談。一般人一輩子都不會挖得這麼深，一般的名人更是不敢。能夠做到這一點，讓我對阿格西的勇氣和智慧感到佩服不已。

“Advantage, service, fault, break, love—網球的術語剛好是人生的術語，這應該不算是巧合，因為每一場比賽就像是人生的縮寫。”阿格西在書中這麼說。同樣的，我在阿格西的故事裡，看到了許多更大的生命議題的縮寫。我相信每位讀者都會從他的故事中獲得共鳴，也會被他一生的奮鬥過程所激勵。這麼 Open 的人生，值得大家去認識。

蓬勃運動執行長 徐正賢

推薦序 2

受邀為阿格西中文自傳寫序，對於過去幾年致力於推動台灣網球運動發展的筆者來說，無疑是個榮譽和肯定。而對廣大喜愛網球運動的球迷朋友來說，這本阿格西中文自傳的發行，也將協助各位在 2011 年 1 月阿格西再度造訪台灣前，對於這位世界網壇的傳奇人物，有更多的了解和認識。巧合的是，阿格西前幾天剛剛被提名進入國際網球名人堂候選名單，投票將在接下來幾個月舉行，預計在 2011 年年初公布投票的結果。我們期待，阿格西在 2011 年年初到台灣參加〈Rise of Legends 傳奇再現 夢幻球星邀請賽〉時，能夠收到他確定入選國際網球名人堂的好消息。屆時全台灣的網球迷，將可和阿格西一起分享這榮耀的一刻。

阿格西生涯總共贏得 60 個單打冠軍，包括 4 座澳洲公開賽冠軍、2 座美國公開賽冠軍，以及各一座法國公開賽及溫布頓網賽冠軍。更難得的是，阿格西在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為美國隊奪下男單金牌，也是男子網壇史上第一位獲得金滿貫榮耀的得主。阿格西的妻子葛拉芙，更是許多台灣球迷的最愛。葛拉芙在 2004 年入選名人堂，和阿格西育有 2 名子女，擁有一個令人稱羨的家庭。

優異的生涯成就，至今無人能及的金滿貫紀錄，當然是阿格西能夠被提名為國際網球名人堂候選名單的主要因素。但是阿格西真正讓世人感佩的，其實是在場上所展露的真性情；職業生涯由谷底翻身的決心；以及在退休後貢獻心力於阿格西學院的大愛。也因為這些原因，阿格西成功的改變了過去離經叛道的形象，在 2008 年被時代雜誌選為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。

書中有一段提到，阿格西曾經一度非常的低潮，世界排名跌落到 141 名，難免令阿格西相當沮喪。但是當阿格西意識到他必須要為了那些失學的孩子們而戰，用他的勝利累積更多能夠幫助那些孩子的資本時，阿格西體會到，他的每一場勝利，都是有意義的，而且不單單是對他自己而言。這一段深深的感動了筆者，的確，當我們每天的工作不再只是為了自己的溫飽和存活，卻有了更高的意義的時候，人生將更豐富，心靈也將更滿足。

再偉大的選手，都有必須要離開球場的一刻。2006 年 9 月在美國網球公開賽第三輪落敗後，阿格西含淚宣布退休。當比賽結束的那一刻，阿格西激動的情緒再也壓抑不住，淚水早已奪眶而出。為了向阿格西致意，全場 2 萬 3 千名觀眾起立鼓掌，儘管阿格西多次用他招牌的飛吻回應觀眾，但不捨的觀眾，卻久久無法停下掌聲，長達 5 分鐘未歇。阿格西在觀眾的掌聲結束後講了一段感性的話：「你們看這記分板，它說我今天在這裡輸球了，但它並不能告訴你們，我在這裡得到了什麼——在過去的 21 年中，無論是在球場還是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得到了你們始終如一的支援；我得到了你們的鼓勵，你們激勵著我前進，即使在我最低潮的時候；你們帶我攀登上一座又一座夢想的高峰，如果沒有你們，我永遠也無法實現那些夢想。在這 21 年中，我從你們身上得到了很多很多，還有你們帶給我的回憶將伴隨我餘下的一生。」這，就是阿格西，總是能夠透過他精湛的球技，加上簡單卻真誠的語言，擄獲全場球迷的心。

阿格西在年幼時，在曾為拳擊選手的父親的嚴格訓練下，很早就闖出名號。但我們從阿格西的自傳中可看出，年幼的阿格西，並未真正的那麼喜歡網球，因為這其中充滿了父親的責難與無止盡的壓力，壓得心智尚未成熟的阿格西喘不過氣。阿格西在青少年時期產生的許多叛逆行為，其實都和當時他內心所承受的壓力有關，阿格西因此甚至逃避到學校上課，轉而投入更多的心力在訓練上面，即使他當時並非真的這麼熱愛訓練。

現今的阿格西，在體會出失學的痛苦後，決心要幫助在拉斯維加斯家鄉失學的學童，協助培養他們未來上大學應有的準備。就是這種回饋社會的心態，加上職業生涯後期展現的謙沖風範，阿格西對於網壇的影響力，並非隨著他的退休而消失，反而有了更多的累積和深度。

這本自傳，與其說是阿格西的故事，到不如說是本深富教育意涵，非常勵志的著作。任何在這本自傳中提到的痛苦、挫折、與失敗，都是每一位追夢者在築夢的過程中必然會面臨的。但就像書中的阿格西一樣，在每一次的挫敗之後，傷心難過之餘，唯有更多的苦練；更扎實的準備，才有可能在機會來臨時，奮力一擊，爭取勝利，享受甜美的果實。這樣的道理，不只在網球場上適用，在我們每一位的人生的道路上更是。

相信各位在讀完這本阿格西自傳後，會和筆者一樣，除了對阿格西會有更多的認識和更高的景仰外，也會對您的人生，有更高的期許。也讓我們一起，學習阿格西精神，在未來的每一天，除了朝著人生的目標邁進，也多關心身邊需要幫助的朋友，讓自己的人生，變得更豐富、更有意義。

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

推薦序 3

永遠的「阿格西」！

就在 2010 年網球四大滿貫賽的最後一個——美國公開賽開打之際，接到出版社編輯的電子郵件，希望我能為即將出版的《公開：阿格西自傳》（Open: An Autobiography）這本書掛名推薦。該書是一代網球巨將安卓·阿格西（Andre Agassi）的親筆自傳，我不但立即答應，還主動表示寫篇推薦序，因為我曾在 2002 年和 2006 年各寫了一篇頌揚阿格西的短文，但其實並不真正了解阿格西，希望經由其自傳來印證我的觀點。

津津有味的一本自傳

這本厚達 500 頁的自傳，我幾乎是一口氣看完，感受到作者的真誠及其對人生的感悟。全書由退休賽事開場，進而回到孩提時代循序漸進描述長達 21 年的網球人生。儘管阿格西沒受過高等教育，但對文學有天賦和偏好，又是用「心」撰寫，全書讀來引人入勝。讀完全書，不禁回味 2006 年的場景。

該年 9 月 5 日，各種媒體都不約而同大篇幅報導阿格西這一位網球手。那是 2006 年最後一個大滿貫賽—美國公開賽第 3 輪，阿格西不敵年紀比他小 11 歲的德國小將。為何輸了球還受到在場爆滿觀眾長時間的起立鼓掌致敬，並且舉世矚目？只因為阿格西在那一刻正式「告別網壇」—退休了。

阿格西縱橫職網 21 年，創下 10 項紀錄，是 2010 年以前，自有公開賽以來唯一網球史上完成「金滿貫」（四大滿貫賽金盃加上奧運金牌）的男球員，即便加上女球員，迄 2010 年，全球也總共才區區兩位而已。妙的是，這兩個人自 2001 年起就生活在同一屋簷下，也就是阿格西和他的太座葛拉芙（有「玉羅剎」別號）。除了這種絕佳網球成就外，阿格西的行事風格和多彩多姿、起伏激烈的生涯也被人津津樂道。不過，另一位網球天才好手西班牙蠻牛納達爾，在 2010 年取得美網大滿貫桂冠後，也加入金滿貫行列，即使如此，迄今還只「唯二」男子，而不世出的天才費德勒雖擁有空前的 16 座大滿貫，也還獨缺奧運金牌呢！以他超過 30 歲年齡來看，恐怕加入金滿貫行列的希望渺茫！

非比尋常極難得的金滿貫

阿格西從叛逆、長（怪）髮、被扁的壞孩子，蛻變為受人尊敬的永遠的巨星之歷程，在其自傳中有令人心動的陳述。1986 年，阿格西頂著怪異髮型、奇特衣著踏上職網賽場，開啟網球世界新紀元，徹底顛覆網球的優雅傳統。在造型花俏之外，阿格西也以球技在很短時間內獲得好成績。1992 年溫布頓草地球場大滿貫賽，他以魔術般接發球拿下生涯首座大滿貫金盃，94 和 95 兩年再分別得到美網、澳網兩座大滿貫冠軍，更連續 30 週排名世界第一。1996 年獲亞特蘭大奧運

網球金牌，達到巔峰。隨後惡運來臨，那是 1997 年 4 月，阿格西和影壇漂亮寶貝布魯克雪德絲舉行世紀婚禮，不但兩年就離婚，阿格西的網球成績且跌入谷底，排名下滑至 141 名。

正當人們看衰，沒想到阿格西痛下決心徹底改造，放下身段由小賽場重新出發，並向年少輕狂告別，短短數月竟又登頂。1999 年神奇的在法網決賽時，由輸兩盤絕地大反攻連趕三盤，獲取法國紅土公開賽大滿貫冠軍，年終排名第 1，也成為史上第 5 位囊括四大滿貫賽冠軍的男子球員。2001 年阿格西與網球天后葛拉芙結婚，開啟網球生涯第二春。當同期的山普拉斯等好手相繼引退之際，年過 30 的阿格西仍不服老，而且又在 2001 和 2003 年再獲兩次澳網大滿貫冠軍。2006 年 36 歲「高齡」，縱使還有在賽場拚鬥之心，奈何克服不了傷痛，只得忍痛退休。

阿格西是一個具無窮魅力的符號

阿格西的名字代表一項運動、一個時代，一個具無窮魅力的符號，神秘、複雜又傳奇。「他是這項運動中最具魅力的一員，他是一個不斷超越自己的真正冠軍，他是從各種方面重新改寫『網球』概念的傳奇」，這或許是最為貼切的評論。

除了從事網球事業外，阿格西也熱衷慈善事業，以他為名的慈善基金會在 1994 年於賭城拉斯維加斯成立，旨在幫助那些「邊緣少年」，次年舉辦首次「大滿貫兒童慈善音樂會」，冠蓋雲集捐款踴躍。如今已用善款創建一間獨特的「阿格西大學預備學院」，如同他自己所言：「我是一個九年級的輟學生，而我現在最驕傲的事物，是我自己創建的學校。」這也是他傳達給學生們的訊息，他由衷體認到「教育對一個人的重要」。

阿格西在退休感言中提到的「即使在輸球的時候，未嘗不是人生的勝利」，不但印證在他的網球生涯中，也給世人帶來寶貴的啟示。他對同儕的掌聲備感光榮，因為在競賽中，一個人的贏球，必然是另一人的輸球換來的，你必須踩著別人的失敗往成功邁進。不過，任何一個人不會一直是成功者，也不會一直是失敗者。而居高思危、自失敗中吸取教訓迎接下一次的 success，樂觀進取過一生，是阿格西給人們的示範。更重要的是，一個人的成功往往是一群人分工合作達成的，無論多有名的巨星，終究還是一個具七情六慾血肉之軀的「常人」，不必羨慕也無需妒嫉。這本自傳透露出一項訊息：「做為一個人，不論喜不喜歡，落在手邊的事就儘量去做，而且盡力做好。」值得世人仔細咀嚼。

總之，這本《公開：阿格西自傳》提供讀者們諸多寶貴的啟示，非常值得閱讀。

中華電信董事長 呂學錦

推薦序 4

一位四歲就跟網球名人過招，七歲開始朝他父親期待的每天打二千五百顆球，一年將近一萬顆球，面對特製發球機練球；十歲參加美國全國大賽，十四歲 ATP 排第 610 名，十六歲比賽第二名領取美金一萬一千元獎金成為職業球員；十七歲職業賽第一個冠軍；十八歲 ATP 排第 4

名，二十二歲拿下第一個大滿貫——溫布頓錦標賽——冠軍；接下來的十四年，他贏得七座四大網球公開賽冠軍和奧運網球男單金牌，成為當代最傑出的網壇巨星。

他就是安·安德魯·阿格西。

“歷史上只有兩個人同時擁有四大滿貫賽冠軍加上奧運金牌”。這兩位是網球界的天王天后。

天后就是史蒂芬妮·葛拉芙。

百年修得共枕眠，有情人終成眷屬。阿格西、葛拉芙和兒子、女兒一家四口在拉斯維加斯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。

阿格西自傳，《公開》，揭露他非比尋常，堪稱精彩絕倫的網球生涯。“我的心思能夠覺察並記憶下每個微小的細節”，於是本書詳述他的學習成長過程，參加的比賽，他的團隊，他的對手，和他的女友與婚姻。老阿格西“相信數學，數字不會說謊”。阿格西的職業生涯共拿下 869 場比賽，勝場數在職業網球史上排名第五。

精彩的網球比賽就像人生；阿格西的網球生涯也像他參與的一場經典網球比賽。在他兩度登峰造極之間是谷底。他如何只花二年就跌入 141 名的深淵！他又如何改變，從頭來過，苦修，擁有自信並且找到比賽的意義，開始新生活。戲劇性的人生轉折，心靈深處的吶喊，通過激蕩，最激烈的激蕩，而趨平靜。心靜，心淨，阿格西找到了比賽的意義，也找到了人生的意義。

如此的了解，似乎可以解釋為什麼阿格西在網壇上成就非凡，但書裡不只一次的告白他不喜歡網球，討厭網球，球賽後接受訪問皆口是心非！

阿格西前 36 年打網球是前半段人生，為他後半段人生累積資糧作準備：他成立慈善基金會，創辦阿格西預備學院，回饋社會。

比爾·蓋茲（Bill Gates）不也是如此嗎？（只是沒聽說比爾抱怨他不喜歡軟體！！）

《公開》，不論您打不打網球，不想一口氣讀完，才怪！

內容連載

完結篇

我睜開眼睛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，也不知道自己是誰。其實早就習慣了——大半輩子我都不知道。不過，今天早上還是有點不同：這次的混亂感更可怕，更徹底。

抬頭看，發現我躺在床邊的地板上。我現在想起來了：本來我是睡在床上，半夜才跑到地上睡。我幾乎每晚都會這麼做，因為這樣對我的背比較好。如果躺在軟床墊上太久，我的背會很痛。數到三……我展開緩慢而艱難的起床過程：咳嗽、呻吟、轉身側臥、蜷曲成胎兒姿勢，然後翻過去整個人趴著。好，接下來先等一下，等身體裡的血液開始流動。

說來我還年輕，才三十六歲。但是我每天醒來的時候，都覺得自己像九十六歲似的。過去二十多年來我不斷衝刺、急停、高高跳起、重重落地，我的身體早已不像是自己的了，在早上尤其明顯。我的腦袋也沒好到哪裡去。每天睜開眼睛的時候，我連自己都快不認識了，而且這種情況在早上特別明顯。我快速複習一下自己的基本資料：我叫安卓·阿格西；我老婆是史蒂芬妮·葛拉芙；我們生了兩個小孩，一男一女，五歲和三歲。我們家在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，但此刻我們住在紐約四季飯店的套房，原因是我正在打二〇〇六年的美國網球公開賽。這是最後一次的美網公開賽，也是我網球生涯最後一場賽事。我是職業網球選手，不過我恨網球，我對網球懷藏著一股深沈、神秘的恨意。

最後這組基本資料進入腦海之後，我從趴著的地上起來，改成跪坐的姿勢，用細微的低聲說：拜託，讓這一切結束吧。

然後又說：不，我還沒準備好讓這一切結束呢。

隔壁房間傳出史蒂芬妮跟孩子們的聲音。他們聊著、笑著，一邊吃早餐。我強烈渴望能夠看見他們、觸摸他們（同時也強烈渴望吸收一些咖啡因）。這個念頭給了我脫離地板的力量，我想把自己拉起來，讓自己站直。「憎恨」這東西老是害我屈膝跪地，但是「愛」則讓我雙腳挺立站直。

我瞄了一下床頭的鬧鐘，七點半。史蒂芬妮讓我睡晚一點。最近這幾天的疲憊實在難以招架。除了體能上的壓力，我到底要不要退休這件事，也帶來如狂潮般的情緒波動，讓我倍感疲倦。現在，今天第一波的疼痛開始從倦怠感當中竄出。我用手扶著我的背，但我的背彷彿控制了我的全身，感覺就好像晚上睡到一半有人溜進來，在你的脊椎上加了一道防盜的方向盤鎖。既然我的脊椎被防盜大鎖鎖著，那要怎麼打美網公開賽？難道我生涯最後一場比賽就這麼完蛋了嗎？

我天生就有脊椎滑脫症。也就是說，我最後一節椎骨脫離了其它椎骨，叛逆地自行突出來，造成我走路內八。也因為最後這節椎骨沒對齊，所以我脊椎骨柱裡面可以容納神經的空間變得很小。一般人的脊柱裡面本來就沒多少空間，而我的又更少，只要一點小動作便會壓迫到神經。再加上有兩片脫出的椎間盤和一根不斷成長的骨頭（因為想要保護那塊受損區域，但卻沒有效果），結果只會造成脊柱裡的神經徹底像是幽閉恐懼症發作一樣。每當神經向我抗議那個擁擠的空間環境，每當神經發出求救信號的時候，就會產生一陣足以令我倒抽一口氣、遍及我整隻腿的劇痛。唯一的解藥其實是躺下來等待痛苦過去。然而，這種劇痛有時會在比賽中途來襲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改變我的打法：用不同的方式揮拍、用不同的方式跑動、用不同的方式做所有動作。每當我

改變打法，我的肌肉就開始抽搐。人都不喜歡改變，人的肌肉也一樣。我的肌肉一旦被逼著改變習慣的運動方式，它們便加入了脊椎的叛亂，而此時我在球場上最大的對手也就成了我自己的身體。

吉爾，我的體能教練兼好友、我的救主、我的代理老爸，他是這樣解釋的：你的身體說它不想再打球了。

我告訴吉爾，我的身體已經這麼說很久了，我本人也已經這麼說很久了。

但是，從一月份開始，我的身體決定要用吼的了。我的身體不想要退休——因為它早就退休了，它早就已經在佛羅里達買了棟公寓跟白色休閒褲，準備要養老了。其實我一直在跟我的身體討價還價，懇求它暫時重出江湖，到這裡打幾個小時網球，再到那裡打幾個小時網球。我和身體之間的協議重點，就是一劑可以暫時舒緩疼痛的可體松注射。然而，在「那根針」發揮效用前，自有許多折磨要受。

幾天前我剛挨了一針，好讓我今晚可以出賽。那是我今年的第三針，我生涯的第十三針，也絕對是最令我害怕的一針。首先，醫生粗魯地叫我擺好姿勢（這位醫生不是我平常看的那一位），身體拉直，臉朝下趴在他的診療檯上。護士拽下我的短褲。醫生說他要把那根長達十八公分的針盡量貼近我發炎的神經，不過由於突出的椎間盤骨擋在半路上，針頭沒法直接進入，所以醫生想繞過骨頭，以便解開我脊椎上的防盜大鎖，這樣我才能功力大增。他先把針刺進去，再將一台巨大的 X 光機拉到我背部上方，檢視針頭與神經的距離。針頭必須盡量接近神經，卻不能真的觸碰到它，如果針頭碰到神經，縱使只是刮到一點點，將造成無法想像的痛楚，不但會毀了我的賽事，還可能永久改變我的人生。醫生移動著那根針，插進去、拔出來、轉幾圈。我的眼睛早已痛到滿是淚水了。

他終於找到正確的那一點。正中紅心，他說。

然後他把可體松注入我體內，那股燒灼的感覺差點沒讓我咬破嘴唇。隨之而來的是一股壓力，我感覺好像被醃起來防腐了，體內被灌滿了。脊椎裡安放著神經的小地方，也似乎被抽成真空了，壓力不斷增強，直到我的背部快要爆裂開來。

醫生說：有壓力，才能確定一切都在正常運作。

好一句人生箴言啊，醫生大哥。

沒過多久之後，那陣痛楚變成一種感覺還不錯的痛，幾乎可以稱得上舒服了，因為你有預感這是那種解脫前的痛快。但仔細想想，也許人生中所有的痛楚都是如此。

家人的聲音變大了。我蹣跚走進套房的客廳。我兒子傑登和女兒潔絲看到我便尖叫著：「把鼻！把鼻！」他們跳上跳下，想要撲到我身上。我停下腳步，準備承受他們撲過來的衝擊；站在他們面前，我有如默劇演員模仿著一棵冬天的枯樹。但他們倆還沒撲向我之前就停住了，他們知道這

幾天把鼻很脆弱，太用力的話可能會碰碎把鼻。我拍拍他們，吻了他們的臉頰，和他們一起坐下來吃早餐。

傑登問我今天要不要比賽。
要。

你要打？
對。

過了今天你就退休嗎？

退休，這兩個孩子才剛學會這個詞。他們從來不會說「已經退休了」。對他們來說，退休這件事一直是在進行的，永遠的現在式。也許他們瞭解一些我不瞭解的事。

贏了就不會退休，孩子。如果我贏了我會繼續打。
那如果你輸了——我們可以養狗嗎？

對孩子們來說，退休等於小狗。史蒂芬妮跟我答應過他們，等到我不用再練球，全家人不用再全世界到處跑的時候，我們就買一隻小狗。我想我們乾脆把牠取名叫可體松好了。

好啊，老兄，我打輸了我們就買狗。

他笑了，他希望他老爸輸球，他希望他老爸承受那種超越一切苦痛的失望。他不會懂。而我又要如何向他解釋？輸球的痛苦、打球的痛苦。連我自己都花了三十年時間，才理解這種痛苦，才解開了我自己心靈的算式。

我問傑登他今天要幹嘛。
要去看骨頭。

我轉頭看看史蒂芬妮，她提醒我，今天她要帶孩子們去紐約自然史博物館。原來骨頭指的是恐龍骨頭。我想到我扭曲的脊椎骨，幻想自己的骷髏跟其他恐龍化石一起展示在博物館裡，下面標示著：網球暴龍。

潔絲打斷了我的幻想，她把她的鬆餅遞給我，要我幫她挑掉上面的藍莓，這是我們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。每顆藍莓都必須移除，這需要外科醫生般的精準度及專注力。插入刀子、轉一圈，不能用手碰，把藍莓挑出來。能夠專心在她的鬆餅上而不去想網球，讓我得以放鬆片刻。但當我把挑好的鬆餅遞還給她時，不能否認的是鬆餅的觸感其實還挺像一顆網球的。這让我的背部肌肉因為期待而抽動了一下。上場的時間近了。

早餐過後，史蒂芬妮與孩子們出發前往博物館之前，先跟我親吻道別。我靜坐在桌邊，環視這間套房，它跟我以往待過的旅館房間都差不多，也許多了點整潔、時髦、舒適。畢竟是四季飯店，

房間當然是一流的，但無論如何仍只是另一種「出門在外」罷了，仍只是我們身為運動員必須經常居住、卻不是「家」的所在。我閉上眼睛，想要思考一下今晚的比賽，不過思路卻飄回到過去。最近我的腦袋就像一顆標準的倒旋球，只要一有機會便想要彈回「起初」，原因是我現在已經非常接近「結局」了。但我不能順著它，不能讓它回到「起初」，現在還不行。現在的我不能對過去懷抱任何一絲的沉溺。我站起來繞著餐桌走，測試一下平衡感，步伐平穩之後才小心翼翼地走去淋浴。

在熱水的沖襲下我呻吟又吼叫，慢慢彎下腰去碰我的股四頭肌，感覺身體開始復活。我的肌肉放鬆，肌膚舒暢，毛孔全開，熱血渾身竄流，我希望被喚醒，體內彷彿有某種東西在騷動著，但現在還不敢做出太突然或太劇烈的動作。我還不想吵到我的脊椎骨。我讓我的脊椎骨睡晚一點。

站在浴室的鏡子前擦乾身體，看著自己的臉。紅紅的眼睛，灰灰的鬍渣——跟我開始打球時的那張臉根本不是同一張，跟我去年同樣在這面鏡子裡看到的臉也不是同一張。不管我是誰，我早已不是當初踏上這條漫漫長路的男孩了，我甚至已經不是三個月前宣佈職業生涯即將告終的那個男人。我就像一支球拍，已經換過四次握布和七次拍線——平心而論，我還能算是同一支球拍嗎？在鏡子中的那雙眼睛裡，我還能隱約看見那個從一開始就不想打網球的男孩，那個想要放棄、也確實放棄過很多次的男孩，那個如此憎恨著網球的男孩。我又看見了昔日那個恨網球的金髮男孩，而我也禁不住想著，他會怎麼看待現在這個一樣恨網球、卻持續打網球的禿頭男呢？金髮男孩會嚇到嗎？會覺得好笑嗎？還是感到驕傲？這些問題搞得我好累，而現在也不過才中午。

拜託，讓這一切結束吧。

不，我還不想讓這一切結束。

職業生涯的終點線，跟任何一場比賽的終點線沒什麼不同，你的目標都是要接近那條線，因為那時它會散發出一股吸引力。你越靠近那條線，越可以感受到那股力量在牽動著你，然後你可以利用這股力量，一舉跨越終點。但是當你正要進入、或剛剛進入那股引力的範圍之同時，你也會感到一股同樣強大的推力，正在將你推開。這兩股互相排斥的力量同時存在，無法解釋，近乎神秘。我很清楚。我大半輩子都在追求那股引力，反抗那股推力。有時深陷其中，有時猶豫未決，猶如一顆在兩邊彈跳的網球。

我提醒自己，今晚要用鋼鐵的意志去迎戰這兩股力量，去面對任何阻礙：背痛、失誤、壞天氣或是自暴自棄。這個自我提醒，其實是一種憂慮的表現，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沉思的方式。過去二十九年的網球生涯教會了我一件事：生命會把世界上一切可以阻擋你前進的東西，全部放到你的路上阻撓你，只差沒把廚房流理台扔到你眼前了。而你的工作，就是要克服這些阻礙；如果你因為這些阻礙而停下腳步或是分心猶疑，那你就是沒做好該做的工作。沒做好工作會招致懊悔，懊悔這件事會比殘廢的背脊更令你癱瘓不振。

拿杯水躺在床上讀點東西，眼睛累了就打開電視，是比賽的報導。★今晚美網公開賽第二輪即將

登場！名將阿格西是否從此告別球壇！？★螢幕上出現我的臉，那是一張比賽的臉，和我剛剛在鏡子裡看到的臉完全不一樣。我仔細端詳自己的第二種臉，它在電視螢幕這面失真的鏡子上閃現，看著看著我的焦慮感又爬升了兩級。這會是最後一個電視廣告嗎？這會是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公司最後一次宣傳我的比賽嗎？

我感覺我快死了。這種感覺甩不掉。

網球的術語中含有許多日常生活的詞彙，這點在我看來並不是巧合：優勢分（advantage）、發球（service）、發球失誤（fault）、破發（break）、零分（love）。原因在於，網球的基本元素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，每場比賽都是一個小型的人生。球賽結構層層堆疊，有如俄羅斯娃娃般，這也反映了我們每天過的日子。分數堆疊成局，又累積成盤，最後成了整個比賽，每個環節緊緊相扣，而每一分都可能成為比賽的致勝分。讓我想起生命也是由秒堆疊成分鐘，再堆疊成小時，而每一個小時都可能成為一生中最美好或最黯淡的時刻。只看我們怎麼選擇。

話又說回來，如果網球等於生命，那麼網球結束之後，豈不就是一片未知的虛無？這種想法會讓我發毛。

史蒂芬妮跟孩子們衝進門來，他們飛撲到床上。兒子問我現在的感覺怎樣。

感覺很好！很好！恐龍骨頭怎麼樣？

超好玩的！

史蒂芬妮拿了果汁跟三明治，然後把孩子們趕出房門。

她說：他們約好要跟別人玩。

我們大人不也是一樣嗎？

孩子離開後，我才能睡個午覺。我三十六歲了，如果晚間要出賽的話（比賽很可能一打就打過半夜），賽前不睡個午覺是不行的。外加我現在已經大致清楚自己是誰了，所以很想閉上眼睛不去面對。睡了一個小時，我睜開眼睛大聲說：要出發了。沒得躲了。我又走進淋浴間，但這次跟早上的淋浴完全不同。下午的淋浴比較久——大約二十二分鐘左右，而且不是為了清醒或是清潔。下午的淋浴是為了鼓勵自己、指導自己。

打網球這種運動，會使你開始跟自己對話。其他運動員都不會像網球選手那樣自言自語。投手、高爾夫選手、守門員等運動員當然也會自己在那嘀咕，但網球選手是真的跟自己說話——跟自己對答。在激烈的比賽中，網球選手看起來就像是露天廣場上的瘋子，自顧自地咆哮、飄髒話，甚至一人分飾兩角辯論爭吵。為什麼？因為網球這種運動就是這麼他媽的孤單。只有拳擊手有可能瞭解網球選手的孤獨。不過拳擊手還擁有自己角落的助手跟經理人，甚至打拳的對手也提供了某種形式的陪伴——至少有個對象可以扭抱在一起。打網球時，你跟你的對手面對面，互相攻擊，卻無法觸碰到他或是與他說話，其實是無法觸碰到任何人，也無法與任何人說話。網球規則甚至禁止場上的選手跟自己的教練談話。

有些人認為田徑場上的跑者也非常孤單，但這種論調我聽了只想笑。田徑跑者至少可以碰觸到、聞到與自己相隔僅僅咫尺的對手，可是在網球場上的你等於身處孤島。所有男性跟女性參與的運動賽事中，網球絕對是最接近「隔離禁閉」的項目，因此自言自語也就成了無可避免的結果。而我的自我對話，永遠是從下午的淋浴就開始，從這個時刻開始我就會跟自己講點話，說些瘋話，一次又一次重複地講，直到自己被說服：說服自己一個半殘的人也可以在美網公開賽出場；說服自己一個三十六歲的老頭可以擊敗一個正值體能巔峰的對手。我在職業生涯共拿下八百六十九場比賽，勝場數在職業網球史上排名第五，其中很多場都是在這種下午的淋浴中贏來的。

水沖刷過我的耳朵，聽起來跟兩萬名觀眾的呼聲沒兩樣。我回想起幾個特殊的勝場，未必是球迷津津樂道的那幾場，而是那些至今仍能在半夜使我驚醒的比賽——跟思奎拉里在巴黎打的那場，跟山普拉斯在澳洲那場，跟布雷克在紐約。然後想起幾場落敗的比賽，接著我搖頭拒絕那種失望的感覺。我告訴自己，今天晚上是一個考試，為了這個考試我已經準備了整整二十九年。不管今晚發生什麼事，我絕對都已經經歷過了，而且不止一次。無論是體能的考驗也好，心智的熬練也罷，都已經存在我的經驗裡了。

拜託，就讓這一切結束吧。

但，我還不想要讓這一切結束。

我哭了。我倚著浴室的牆壁，放聲大哭。

資料來源：<http://www.books.com.tw/exep/prod/booksfile.php?item=0010481797>，檢索日期：100.03.14